

清华学子的责任与使命

■ 史宗恺

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的全欧校友大会，多年来，第一次有这么多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校友会代表聚集在一起。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凡是校友会的工作，如果没有一帮特别热心并且全身心投入、不考虑任何回报的校友参与的话，是不太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的。

其实不光在欧洲，在世界各地、在国内的各地校友会，都能看到这样一批校友，他们怀着对学校的热爱，怀着对校友服务的热情做了很多工作。

这段时间为了筹备全欧校友大会，英国校友会做了大量工作，不止郭毅可学长，还包括孟巍、高远等等，建议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带来母校对各位校友的问候。你们在欧洲各地学习、工作、生活，为当地的社会发展、社区发展做出贡献，你们为清华带来声望、为清华赢得骄傲。我们应该掌声鼓励一下自己。

今天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有很多感慨，这种感慨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1831年，法拉第正是在这里向英国的科学家介绍他的电磁感应实验。我也在想，我们如何能够基于和历史的对话，超越我们所身处的环境。这个超越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特别是现在处在全球化的环境里，我们如何以全局的意识看待自己、看待周围的小环境？

前段时间，我有机会和十年前在清华的一

批同学做交流。十年前，他们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彼时的清华同学沉浸在奥运会胜利举办的喜悦中，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世界格局正因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而影响着人类发展的进程。去年在美国开校友会时，我了解到2008年有几件重大的事情。当我们举办奥运会时，美国正在为火星探测器征集名字，清华大学1982级一位同学的女儿提出的“好奇”最终入选。好奇号火星探测器的登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是有标志性意义的。

当我们的眼光仅仅局限于自身环境时，可能会意识不到这些。当我们有机会超越环境，从更广阔的时空看问题时，很多认识会不太一样。

1500年，欧洲人发现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个中国，而且这里有着欧洲从来没有过的先进政治制度，他们非常惊讶。1500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之后，欧洲人很大程度上学习和借鉴了中国人的做法。德国的大学早期转型时，更多的是在培养公务员，就像中国当年的“学而优则仕”一样。

1840年，当中国遇到欧洲的坚船利炮，并且溃不成军时，我们开始出现了分裂。1840年之后，我们处在对自身认识的撕裂状态中，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我和清华亲历北京奥运会的同学在一起



史宗恺演讲

时，除了分享奥运胜利的喜悦，我注意到一个问题：这批人基于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所取得的成果，建立起了初步的国家自信，但这仅仅是国家自信，距离文化自信或者文明自信还有很大的差距。

今天在这里，当我们有机会去体会一百年或者几百年前欧洲文明的进步时，当我们尝试着去和历史对话时，我期待大家能够超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超越我们生活的时代。就像毛主席的那首词：“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我们要在更广大的时空里看自己，看这个环境，看我们的族群和文明，然后就知道我们有哪些伟大的成就，哪些足以让我们自信和骄傲的地方，以及还有哪些不足。在座的各位学长和校友，希望你们有可能在更广大的时空里思索，然后回望历史、回望清华，看清华、看各位清华学子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使命。

清华在一百多年前建校的时候，同学们就在

想怎样让清华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中流砥柱。

1925 年，清华要成立大学部，前辈们基于对欧洲文明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发现如果清华不能植根于中国自身的政治文化土壤，这所学校在文明发展中就无法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那时候的校长曹云祥，坚决要把这个学校变成一所正式的国立大学。所以，1925 年清华开始招收第一批本科生。曹云祥说，纵观中国的高校，都是在照搬欧美国家，但我们要植根于自己的政治文化环境来办学。后来他还创办了国学院。国学院成立是一个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当时的清华学长们回归中华文化的自信。

到 20 世纪 40 年代，抗战期间三校迁到昆明建立西南联大。梅贻琦校长在某次校友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清华就好像一艘在惊涛骇浪里行驶的大船，面临着各种艰难险阻，但是我们一班人马要承担驾驶这艘船的责任。所以，必不能退缩，必须要有非凡的勇气，驾驶好这艘船。天明的时候，能够把船开到岸边。

1953年之后，清华变成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蒋南翔校长以战略眼光新建了一批院系，工程物理系、计算机系，都是在原来自控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当然，更不用说清华的一批批优秀毕业生在这些过程中如何前赴后继，成为文明发展、民族复兴的中流砥柱。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当我们又面临中国国家发展的关键转折点时，清华的各位学子、清华的校友们，我们对未来要做怎样的判断？我们应该怎样承担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工作，为在座校友提供了充分的发挥空间。当年钱穆先生说，中国花了几百年时间消化吸纳印度文明，又花了几百年消化吸纳伊斯兰文明。他说，现在是中华文化发展最关键、最坚定的阶段，我们要想办法去消化吸纳欧洲文明。所以，当各位校友身处欧洲各国学习时，我们不要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而要看作是人类当今的一种重要文明，这个文明给中华

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学习和借鉴的机会。1831年当法拉第在这里做电磁感应实验时，大清王朝还在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很少有人想到我们要向西洋学习。而现在，我想每一位清华学子都会有这样的意识：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文明，然后把它很好地融进我们自身的文明中。钱穆先生在将近一百年前说的这句话，到现在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另外一点，前辈冯友兰先生当年基于对西学的认识，用西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再把中国的思想传递到欧洲和美国去。他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讲稿整理成英文版的中国哲学简史，使得欧洲人、美国人能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的思想历史。在座的各位也肩负着这样的责任，我们有能力、也有机会，在我们重新系统地理解和认识自身文化后，把这些思想通过努力传递到其他国家、其他文明中去。

昨天在和英国伦敦政经商务孔子学院的教授及校领导交流的时候，我也提到这一点，希望有机会让孔子学院的学生到清华去，让他们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我们清华的学子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做这一类的事情，使中华文明基于对世界文明的了解和学习，光大和发展自己。让中华文明的智慧之光照亮人类的未来之路！



参观伦敦政经商务孔子学院